

上班路上

◎ 刘孝鹏

头一天晚上约朋友吃了个饭,喝了两瓶啤酒,就没把车开回家。因为没有了交通工具,第二天早晨醒来,我先琢磨了一会儿怎么去上班。

7点10分左右,我抓起手机看了看天气预报:晴,-5℃至6℃。走到阳台,我用手掌擦了擦玻璃上的水汽,看到朝霞映红了天际,又低头看了看楼下的法桐树,光秃秃的枝干并没有随风摇摆,想必是个好天气,遂决定徒步去上班。

出了小区西门,不远处就是东昌湖风景区。前几年,我市对东昌湖沿岸的路面进行了塑化,铺设了一条暗红色塑胶路面和一条浅绿色塑胶路面,两条塑胶路面被一些观赏树木和花卉隔离开来。虽然经常从这里路过,我依然认不全这些是什么植物。暗红色塑胶路面宽阔一些,供电动车通行;浅绿色塑胶路面相对较窄,供人散步、健身。我自然选择了浅绿色塑胶路面。

沿着这条小路西行大约七八分钟,就可以看到聊城的地标性建筑之一——摩天轮。过了南关街和沿湖路交叉口的红绿灯,就来到了东昌湖西南片区。这里是国内重要龙舟赛事的举办地,每年都有几场大型比赛在这里举行。天气暖和的时候,经常能看到在这里集训的聊城大学学子。天气冷的时候,没有了训练,也没有了比赛,但湖面上依然停泊着几艘龙舟,点缀着湖面,给整个东昌湖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当天的天气极好,没有风,湖面如镜。这片湖的东边是密密麻麻的高层住

宅楼,挡住了早晨初升的太阳,使得东边湖面罩在阴影里,光线暗淡,西边湖面光线明亮,分界线大约在金凤广场处。从光线暗淡的一面往远处看,建筑物笼罩在一片祥和的晨曦中,有种海市蜃楼的感觉,挺美。

走过一座石拱桥就到金凤广场了,这个地方聚集着很多晨练的市民。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群中,有两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。

一个是一位退休的大叔。他经常围着一棵垂柳练拳,具体练的什么拳我说不上来,其中的一个招式倒是挺奇特,双手并拢,手面朝下,交替着拍向树干,被拍的那棵树有个地方都快秃噜皮了,让人看着心疼。我特意留意了一下这棵垂柳,与旁边的其他树并无特别之处,但不知道这位大叔为何独独选中了它,或是喜欢,或是厌恶,或是我无法参透的其他理由。如果是因为厌恶,那么这棵垂柳就面临着无尽的灾难。我想,如果这棵树会说话,它会不会向这位大叔求饶?但是这棵树没有说话,它只是倔强地挺立着。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?不经意间可能就会被一个人厌恶,没有丝毫理由。好在“树挪死,人挪活”,人会说话,能选择自己的境遇。

一个是我个头儿差不多、年龄相仿的中年男人。他精瘦,我肥胖;他似乎不受时间约束,我总是匆匆忙忙。我每次在这个时间段经过这里,都能看到他朝着相反的方向跑步,我们的交集在南关桥和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之间。我们并不认识,但每次相遇,我都冲他招招手,他回一个微笑。我很敬佩他,每天都坚持跑步,风雨无阻。我不知道支撑他跑步的动力是什么,但他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脑子里,每当我困倦了想偷懒的时候,总能想起他,也许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吧。

走过金凤广场,途经水城明珠大剧院的时候,太阳升高了,湖面被染成了金色。我抬头望了望远方美丽的湖面,意外发现四只游弋的野鸭,它们划破了湖面的平静,像是搓皱了一块幕布。要不是赶着上班,我真想驻足观赏一会儿。想想鸭子们的生活真是惬意,三两个伙伴游玩嬉戏,没有压力,随性,无忧无虑。

看了看手腕上的表,已经接近8点了,再坚持步行的话可能就要迟到了。我赶紧打开“水城通e行”App,查看有无公交车,正好有一班差一站到最近的水城明珠大剧院站牌。我小跑了两步,与公交车同时到达站牌,赶紧跳上了公交车。

『谢谢爷爷』

◎ 张乾之

寒冬腊月,正是农闲时候。

杨庄村产藕,村子里有很多藕坑。因为坑里的淤泥肥沃,种植出来的藕白嫩、粗大,又脆生。懂行的人宁愿多花钱也愿意买坑藕吃。

一进腊月门,坑主人抽干藕坑里的水,逮完鱼,便请会挖藕的村民前来挖藕。我们村会挖藕的人多,第一天就去了包括我在内的10个人。

其中一个藕坑的主人是六十多岁的老者,大家都叫他老杨头。他告诉我们,他这个坑足有7亩地大,承包费每亩每年300元。今年抽干坑里的水后,逮的鱼不多,就看藕的产量怎么样了。我们换上靴子开始干活,我负责往岸上拿藕。这时,我看见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穿着靴子下了坑。他穿着一身蓝校服,一手提着一只塑料桶,一手拿着一把小舀子(一种逮鱼的渔具),显然是要找坑里的“漏网之鱼”。

我一边拿藕,一边观察小男孩捕鱼。他运气不错,一个多小时竟逮了三四斤小鲫鱼。忽然,小男孩逮鱼的地方传出很大的响动,连岸上闲玩的村民都下来围观。我走过去一看,呀!小男孩逮了一条大草鱼,足有四五斤重。小男孩咧着嘴笑,身上、脸上都是泥水,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。

坑主人老杨头被惊动了,他快步走过来,看到了桶里的那条大鱼,大声斥责男孩:“你这孩子,怎么偷

逮我的鱼,赶快放下走人。”

小男孩争辩道:“这是我逮的鱼,怎么能给你?”说完提起桶就往岸上走。老杨头紧随其后,命令道:“这是我坑里的鱼,你给我放下!”小男孩哪里肯听,还是继续大步往岸上走。老杨头追上小男孩,两人争夺起桶来。这时,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快步走过来,说:“杨二,你和这孩子夺什么?”杨二抬头气愤地说:“三叔,这小兔崽子偷逮我的鱼,我逮的鱼都没这条大,这条鱼必须给我留下。”

老大爷哈哈大笑:“杨二,你坑里的鱼已经逮过一遍了,这是剩下的。你是不是见这孩子逮了条大的,眼馋了?”

老杨头松了手,嘟囔着说:“不管怎么说,也是我坑里的鱼。”老大爷说:“杨二,是你坑里的鱼不假,这孩子的家庭情况你也应该知道吧?他爸爸长年在外,挣不了多少钱。他和奶奶两人在家相依为命,日子好不到哪里去。好在村里给他奶奶安排了一个公益岗,每个月能有几百元钱的收入补贴家用。你看这孩子浑身上下都是泥,费了那么大的劲儿逮了条大鱼,该有多高兴啊!你就让这孩子把鱼拿回家,和他奶奶改善改善生活吧。”

老大爷一席话,说得老杨头低下了头。老杨头说:“三叔,我听您的,让孩子把鱼拿走吧。”

老大爷慈祥地对小男孩说:“孩子,这个坑是你这个爷爷花钱承包的,坑里的鱼和藕都归他管,所以,逮鱼之前,你应该告诉这个爷爷一声,征得他的同意。不过,现在这个爷爷答应让你把鱼拿走了。以后你要好好学习,争取让心疼你的奶奶过上好日子。”

小男孩对着老爷爷鞠了一躬,认真地说:“知道了,爷爷,谢谢您。”说完,他转身提起桶走了,刚走了十几步远,突然放下桶快步走了回来,又对着老杨头鞠了一躬,说:“谢谢爷爷!”

老杨头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,自言自语道:“真是懂事的孩子!”

众人默默无语,看到这一幕心里都很欣慰。

怀念父亲

◎ 许继波

吃晚饭时,年幼的儿子突然说:“我想爷爷了。”我愣了一下,问他:“你知道爷爷去哪了吗?”他回答:“去天堂了。”我望着儿子稚嫩的脸庞、清澈的眼神,眼睛湿润了,父亲那慈祥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父亲对孩子们的爱是那么深沉。记得女儿四岁时,不小心摔伤了头。我带她去门诊包扎完后,正巧父亲来电。女儿天真地向爷爷诉说了自己的遭遇。我怕父亲担心,接过电话告诉他,孩子伤得不重,已妥善处理。第二天一早,敲门声响起,我打开门,发现父亲竟然来了。原来,他还是不放心,坐了一小时的公交车来看望孙女。年迈的他抱起女儿,仔细查看她摔伤的地方,满心关切地说:“还好,摔得不严重。”

现在,养儿防老、传宗接代的观念逐

渐淡薄。当初我只有女儿一个孩子时,每当与父亲谈及此类话题,他总是轻声说:“一个孩子太单,两个孩子以后能相互陪伴。”后来儿子出生,父亲听到消息后立马来到医院,激动地说:“这是小子,如果是闺女,再添一个也不嫌多。”父亲笑得犹如孩子般纯真,我站在一旁,心中满满的幸福感。

2021年6月11日,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那段时间,我沉浸在悲痛中难以自拔,刻意回避一切与父亲相关的东西,删掉了手机中父亲所有的照片和视频。家中有一张父亲与我女儿的合影,我也藏在了衣柜里。一两年后,我才走出悲伤。

我坚信,父亲在天堂,在那个没有疾病、痛苦和烦恼的地方,静静地注视着、守护着我们。

父亲,安息!

